

無可迴避的 一個藝術家的藝術運動

荒謬

身為一個藝術家，我試圖以自身的荒謬行徑，去突顯另一個更為龐大的荒謬。那是我花費了近十年時間，進行的歷史測量系列「行動三部曲」之初衷……。

文·圖片提供／姚瑞中

在對話中

□

藝術

□

創作

□

社會

□

改造

□

造

□

□

藝術家除了我們一般認知在工作室中默默創作之外，是否也能以藝術之名推動某種運動，或者透過藝術行為改變民眾對藝術的認知，甚至對社會造成某方面的影響？若說藝術的價值關鍵於歷史之姿態，那麼藝術姿態與當時社會衝突的強弱，是否也決定了作品藝術價值的強弱？面對台灣錯綜複雜的歷史與社會，如何透過藝術的積極面進行自我深刻反省，是我花費近十年時間所進行的歷史測量系列「行動三部曲」之初衷，它們包括探討台灣主體性問題的《本土佔領行動》（1994）、顛覆中國近代史政治神話的《反攻大陸行動》（1994-1997）、探討後殖民主義的《天下為公行動》（1997-2000）及顛覆國共內戰的行動三部曲外一章《萬里長征行動之乾坤大挪移》（2002），都是意圖以唐吉珂德式的行動去撞擊歷史帶給我們的荒謬之作。



① 姚瑞中《本土佔領行動》，《雄獅美術》廣告頁，1994

■撒尿，調侃所謂的佔領

發表於一九九四年的《本土佔領行動》，主要是針對台灣的「本土化」運動進行批判與反省，首先我研究了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加上於玉山頂撒尿得來的靈感，冒著寒風分別於台灣六處被六個民族登陸佔領的地點，裸身學狗撒尿佔地盤（因狗是不穿衣服的），並在《雄獅美術》



(1994/3) 雜誌宣佈佔領全台，同時於伊通公園舉辦個展。這六處地點包括：荷蘭佔領時代（1624-1662）、西班牙佔領時代（1626-1642）、明鄭時代（1661-1683）、清領時期（1683-1895）、日據時期（1895-1945）及國民政府時期（1945/10/17-2000），每張照片都以藥墨著意染成古老歷史照片，前方各置有一個黃金小馬桶，內放一粒「正露丸」，一旁則有每段被登陸佔領的歷史簡介，文末都會加上「姚瑞中到此一遊，撒尿佔領此地」，中央再放置一個黑色倒放狀以台灣的戰艦，六根砲管對準每張照片，下方再放了一個關黑狗的黑鐵籠，影射知識分子面對野蠻武力的無奈。這件充滿調侃味道的作品於三年後被選入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中央的黑戰艦因九六年導彈事件引發美方派遣航空母艦進入台灣海峽，因此改以黃金航空母艦置於展場中央，以影射另一強權的某種「佔領」，與台灣主權背後國際局勢的詭譎。

■反攻大陸，呵呵呵

完成本土佔領行動之後我進入空軍服役（1994/8/16-1996/6/18），並於一九九四年八月號《雄獅美術》上刊登廣告宣示此《反攻大陸行動》，開始於服役期間收集各式各樣軍中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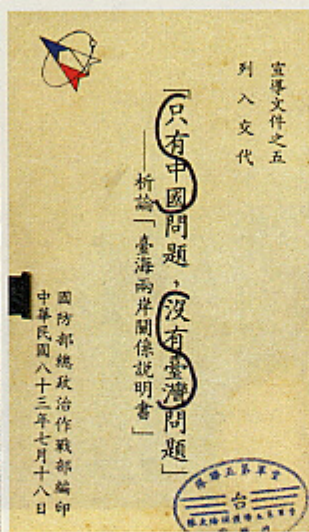
及證明，包括：軍人補給證、榮譽獎狀、莒光作文簿、假單、與李登輝的合影照、全隊集體照、政戰宣導卡、革命軍雜誌、國統會網領、保密防諜卡……等，構成整套五十餘份文件的《入伍篇之革命軍》，並呈現軍隊是如何控管思想的過程。

除此之外，整個行動計畫另有裝置作品《序篇》及《序篇：Shitory》，將「History」中的s置於字首，成為「Shit（屎）+ story（故事）」，以裝置作品反諷國民大會佔著茅坑不拉屎的怪異現象；至於《入伍篇之菊花寶典》則是在軍隊中以手繪圖畫描寫某些不為人所知的軍中生活。退伍後先於台北市「伊通公園」（1996/07/20-8/10）發表上述作品，展完後立即以微薄資金赴大陸各地進行《反攻大陸行動——行動篇》，共有十個地點，包括：上海市政府、北京歷史博物館、北京天壇、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祈年殿、北京故宮、北京紫禁城、八達嶺長城、香港中環中國銀行、明十三陵之定陵，我都設定在歷史觀光景點前以軍人姿態立正跳躍、腳不著地，以某種飄浮狀態到神州一遊，主要針對歷史荒謬與斷裂所進行的一個荒謬行動，也對我上一代的歷史情結進行玩笑式的解構。

一九九七年自威尼斯雙年展回來後我立刻發表個展，除了「行動篇」之外尚有「預言篇」，



① 姚瑞中《反攻大陸行動——入伍篇》，《藝術家》廣告頁，1994-96



② 姚瑞中《反攻大陸行動——入伍篇之革命軍》

我製作了十二面粉紅屏風，上方書寫了經由我改編的「推背圖」與圖案，中央有一張按摩床與十二個黃金小馬桶（內置木頭陽具煙灰缸），並有二名男扮女妝的「美人」在開幕當天為眾人一一解說反攻大陸的「預言」，在「我等著你回來」的老歌糜爛氛圍中為觀眾「馬殺雞」，反諷執政當局一統江山的中國美夢。

■射擊，探討殖民與被殖民

一九九七年我得到亞洲文化協會（ACC）補助，進駐舊金山「海得蘭藝術中心」（Headland Center For the Arts），開始進行探討殖民問題的「天下為公行動」，不過除了探討殖民地情結以及當地人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外，最終還是還原到「人」在離鄉背井後面對自身處境的一種「失落」，也是探討「血統」或者「政治正確性」的一個辯證過程。

在我經過詳細調查及研究後列出一份名單，約有二十幾個城市有中國城牌坊，大部分集中在新興殖民地的北美洲、澳洲，然後鎖定了十個較具代表性的城市進行拍攝，這十個城市分別是：多倫多、溫哥華、維多利亞、費城、紐約、舊金山、巴黎、倫敦、橫濱、布里斯班。這些居住在中國城內的擁有當地國籍的「華人」在心理上其實是很矛盾的，他們之所以選擇移民，大部分的答案不外乎：政治不穩定、戰爭潛在威脅、社會混亂、對教育體制失望、自然環境破壞

等，時勢逼著他們做選擇，選擇改變外在環境或者遠走他鄉。然而中國城給當地民衆的概念，往往是聚集走私、販毒及犯罪的負面印象於一身，也是廉價貨、低下勞工階層的集散地，許多好萊塢電影也藉此題材發揮，將中國城塑造成罪惡地域，因此我乾脆就將電影中警察逮捕犯人的情節挪用到此作品上，將十張照片裝置成半圓形靶場，在靶場中央上置放一把M9空氣手槍，觀眾可拿起這把槍以紅外線瞄準器對準照片上的目標（身穿黑衣的不明身分人士）射擊，而此人則高舉雙手做出投降姿勢；觀眾此時的位置，就像是當地警察處理犯罪嫌犯的標準程序，當觀眾成為警察的角色時將面臨一個抉擇，面對一位身分不明的外地人士，是否要檢查其身分證明，或者甚至開槍射擊？旁邊的牆上寫著：「你有權保持緘默，你所說的一切都將成為呈堂證供。」以射擊遊戲反思殖民主義者心態。

■倒立，將歷史轉過來看看

二〇〇二年暑假，我應「長征基金會」主席盧傑及策展人邱志傑所策動的大型展覽「長征：一個行走中的展示」之邀，一行人重遊這些當初共產黨被國民黨追剿的「二萬五千里流竄」、共產黨稱為「長征」的創作行動。

出發前三個月我先擬定了十餘處歷史性



③ 姚瑞中《天下為公行動——中國外的中國（舊金山）》，1997-2000

地點作為行為創作的依據，並積極研究長征所經地點與歷史背景，這些地點包括：尊義會議舊址（貴州）、紅軍山紅軍紀念碑（貴州）、紅軍總政治部舊址（貴州）、紅軍四渡赤水紀念碑（貴州）、茅台酒廠（貴州）、重慶解放碑（四川）、重慶渣滓洞（四川）、西昌衛星發射站（四川）、摩西海螺溝毛澤東住所舊址（四川）、瀘定橋（四川）等地，以上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根據地向陝北根據地進行戰略大轉移之地，自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結束，全程歷時兩年。我們一行人經過了漫長艱辛的旅程，體會了國共內戰的激烈鬥爭史，我則在以上地點實地探勘並決定拍攝角度後，以雙手倒立姿勢試拍了好幾回（事實上已在台北閉門苦練了一陣子），回台灣後再放大成大幅黑白照片並將之倒放，形成一幅幅詭譎畫面。

當然如同大多數台灣青年一樣，我對這段陳年往事所知不多也沒有太大興趣，不過真正令我感興趣的是歷史是否存在著某種反轉之可能。除了有一種唐吉珂德式或武俠小說中意圖扭轉乾坤的幻想外，之所以以藝術行動來探討台灣及中國間的歷史荒謬處境，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解說歷史或挑釁意識形態，而在於藉由沉重歷史與乖張行為，突顯那隱藏於人類意志所能掌控之外的某種荒誕處境：身在後冷戰的媒體世界中，我經常自問我所認知的歷史究竟有多少真實成分？意識形態的對立又是如何產生？除去這些龐大的歷史命題，我試圖以自身的荒謬行徑去突顯另一個更為龐大的荒謬。

若說無奈是身處這段歷史迷霧中的我們年輕這代之命運，總得對於如何走到這步田地的當下表示些什麼吧！就如同我曾說過的一句話：「人類歷史的命運具有某種無可救藥的荒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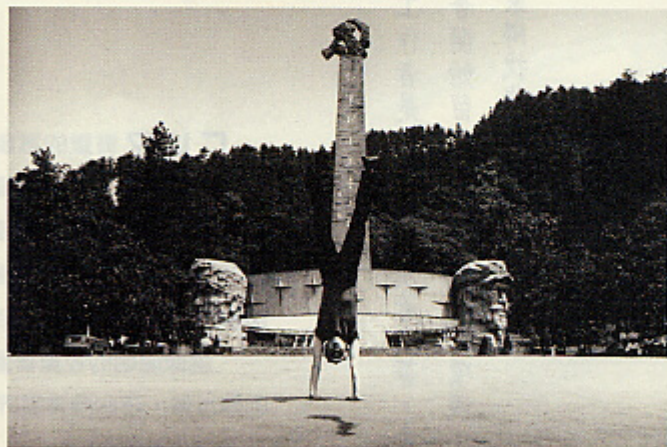
以前是、現在是，未來也將無法迴避這無可名狀的荒謬狀態。☹

（作者為藝術家）

① 姚瑞中《天下為公行動——中國外的中國》個展現場，2000



② 姚瑞中《萬里長征行動之乾坤大挪移》個展現場



③ 姚瑞中《萬里長征行動之乾坤大挪移》，中國貴州紅軍山紅軍紀念碑前